



□ 叶子清

天蓝蓝，路漫漫，车蟒蛇，棠溪卷起李花雪。每年立春伊始，福安市潭头镇棠溪村就彰显出芙蓉仙子的神态，满山遍野一片雪白，处处浓郁着李花的芳香，让人享受一番棠溪村的春色“雪景”。

回眸辛丑春节正月初四，十多位高中同学相邀，乘着午后春阳，沿着交溪、武陵溪，驱车二十多公里，踏上芙蓉李之乡棠溪村，寻觅芙蓉仙子的影子，欣赏千年中国传统村落的风采。此刻此景，不禁浮想起宋朝文豪苏轼的《立春》词句：“春幡春胜，一阵春风吹酒醒，卷起杨花似雪花。”此时的芙蓉李花难道不似雪花吗！

置身于雪白的李树花中，这是一片冰清玉洁的世界，山坡上、田野里、小溪旁、房前屋后的玉树李花，呈现一幅美丽田园风光之画卷。洁白的李花清新淡雅，花虽小却繁茂质朴清纯，或含苞待放，或娇艳欲滴，时时飘来阵阵芳香，融入新鲜的泥土气息，沁人心菲，使人如痴如醉，仿佛步入亦真亦幻的人间仙境，让人徜徉于春意里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每年都去欣赏棠溪，每年都有新的感受，每年棠溪村都呈现不一样的风景。每去一次都想提笔赞赏棠溪的美丽妖姿，每次又放下手中的笔，哪怕自己仍理解她不透，无法达到诗情画意，无法挖掘出中国传统村落的文化底蕴。因为棠溪村不仅有芙蓉仙子的芳香，还有红的烙印、古的浑厚、茶的味道、绿的海洋、

武陵溪的世外桃源。

千年的潭头镇棠溪村，原名棠溪村，依山傍水于景色怡人的武陵溪畔，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方改称棠溪。翻开1946年坂中乡长汀村施家族谱序记载：“施四公，自北宋太平兴国二年（977年）迁平溪棠溪。”从中可窥棠溪村开创者应为施姓，已达至千年历史。然而，如今和睦相处的棠溪村郑、陈、王、林、叶等35姓、3000多人家当中，却无施姓，不知何因，有待考证。

我钦佩棠溪村的古色文化，清澈的武陵溪水，缓缓从村中流过，遮荫蔽日的九棵古榕树，长着650多年的榕须，牵手古枫、古香樟、古栗古树群，与溪水相吻，让绿中缀红，水树相连，交融辉映，景色妩媚。古老的码头、木拱廊桥，给人一种深沉，仿佛向人们诉说昔日棠溪的辉煌：当年这里乃福安北部重要水路交通中枢，是通往寿宁、浙江泰顺的必经之路，棠溪街上涌现三十六鱼行、三十六酱行、三十六茶行。如今，静静的老街上，只能靠矗立在武陵溪畔的古榕来守伴。

漫步于典雅古朴的村中古巷，踏着清一色鹅卵石铺就的石路，那是棠溪村独特的风景，十多座“八扇八廊府”明清建筑风格的古民居，镶嵌于九条古街、九条古巷、九个古井之中，仿佛有着“诗和远方”的寄托，一座大厅堂上，至今高挂着光绪年间福宁知府赐予武举人“风高钟郝”的牌匾，深藏着浑厚的文化底蕴。难怪2019年6月，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

落名录。

我眷恋棠溪村的茶色味道，她味道很浓，不仅盛产绿茶、红茶、乌龙茶、茉莉花茶、工艺茶，还是“坦洋工夫”茶艺师之地，坦洋工夫茶巴拿马获金奖，抹不开棠溪茶师的顶级功劳；棠溪村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工艺茶生产地，年产250多吨，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，其“丹桂飘香、秋水伊人、茉莉仙子、七仙下凡”工艺花茶，惹人心情舒畅，在品茶中享受美感。

跨过古廊桥，沿着村中小路，我们踏进那间古榕、古枫树旁的“棠溪古油坊”。岁月苍桑，曾经的棠溪村沿岸，坐落着二十多间老油坊，每年初冬茶油开榨时节，这里一派繁忙生产景象，乡亲们挑着一担担丰收的茶籽，云集油坊榨茶油。聪明的棠溪人用河石在溪中拦起水坝，将溪水导引入油坊水车，利用水力和碾盘，将蒸煮熟、碾碎的茶籽油料，用稻秆压成圆饼装进树木凿成的油床中，再以石锤和木楔压榨出金黄透亮的茶籽油。如今，随着岁月的变迁、技术的现代化，这些油坊渐渐被社会淘汰，唯存这间老油坊仍在开榨，记载着当年的乡愁，传递着古老制作山茶油的技艺。

我敬仰棠溪村的红色烙印，新中国闽东两位开国少将都与棠溪村产生渊源：上世纪三十年代，陈挺将军在此闹革命、打民团；京剧《沙家浜》中指导员原型——黄烽将军则在此小学任教，从事红色活动。中共闽东地委副书记阮伯淇烈士还诞生于此，春阳暖和，步入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阮伯淇烈士故居，但见大门墙上铭记着烈士的事迹：阮伯淇，又名阮风，笔名秋影，1918年8月13日出生；1934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参谋处参谋、副营长，中共福安临时工委组织部长和福安县委副书记、赛岐武装抗敌大队政治指导员，中共福安县委书记，城工部闽东工委书记，闽浙赣地下军司令部纵队司令员，闽东地委副书记等职。1948年2月，由于阮英平赴福州汇报工作中，不幸遭歹徒暗杀；同年5月，阮伯淇也因此因此在闽浙赣省委“城工部事件”中被错杀，年仅30岁。

我仍然无法用手中之笔，描绘出棠溪美丽乡村的山欢水笑；我依然留恋棠溪村的李花雪月，依旧羡慕棠溪村芙蓉仙子的繁花似锦，她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国最美休闲乡村”、国家森林村庄、全国生态文化村，我只能借用古代游客在棠溪木拱廊桥上的诗句，来告知依依不舍的离意：“折柳送君君别去，攀花赠我我辞行。虹影横斜天上下，箫声嘹亮日东西。”

春色

□郝山水

春气浓浓榕色新，
衔泥紫燕到君门。
李花枝嫩闻啼鸟，
碧水波清跃锦鳞。

武陵水琼人已醉，
杜鹃预唤我回乡。
无边春色争舒服，
千年古村入酒樽。

兔年抒怀

□刘茂金

迎新接福喜连天，
兔降神州富盛年。
砥砺前行佳绩创，
平安康泰乐翩跹！



乡野与春天

□甘建辉

乡野,辨认春天
春天,让园林地表经常伸出腿
占领乡野的地盘
春天,为它定制一种美
越来越萎缩的美
乡野,不再肆意妄为
大着胆子接近天涯
乡野,像是喊不出自由
与春天,没有想像的拼杀
与轻风,没有讨价还价
把眼泪串成珍珠
让人生飘成彩带

终于领教了春天的韧
但乡野对自己说——
没关系,有多少汹涌的希望
还在春天等它

“律转鸿钧佳气同，肩摩毂击乐融融。不须迎向东郊去，春在千门万户中。”清代词人叶燮的《迎春》，写的是诗人心中感受到的春意，并不禁感慨：用不着到郊外田野里去寻求，它已来到千家万户，它在人们的心里。

毋庸置疑，《迎春》洋溢着诗人喜迎新春的欢愉心情，同时提到了“迎向东郊去”是一种习俗。唐陈子昂《晦日宴高氏林亭》：“寻春游上路，追宴入山家”；宋韩维《答和叔城东寻春》：“寻春之何所，乃在城东隅”；清徐元正《广陵怀古》：“寻春易过佳风月，送老难忘好墓田。”折射出一种入乡随俗的心态。俗，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现象，莫如说是一种文化习惯。“闻健朝朝出，乘春处处寻。”是一种约定俗成，体现春天给人们带来新一年的希望

“已约年年为此会”，正月出行意寻春。春天在哪里？“春天在枝头上：春天的风微微吹，柳条儿跳舞，桃花儿脸红；春天在草原上：春天的雾轻轻细细，草儿醒过来，披上了新衣；春天在竹林里：春天的雨飘飘洒洒，竹笋从地下探出头来啦；春天在田野里：春天的太阳那么暖，那么亮，麦青，菜花黄，蚕豆花儿香。”让我们到大自然去闻一

年俗散谈

□郑望

闻美丽的鲜花，摸一摸小树的绿叶，瞧一瞧可爱的笋芽儿……

“风和日暖即佳时”，新春第一次出门，福安民间俗称“出行”。这个“出行”不是随意走走，而是颇有讲究，要取吉利方向，象征“宜出行，交好运”之祝愿。比如大吉“利北”，就往北方向出行；如果“宜南”，则向南走好运。“出行”回

家要食糕点心汤，叫“行时”。行时语出《易坤》：“坤道其顺乎，承天而时行”，意思是“时来运到”“时运亨通”。

据老人说，“行时(糍)”民俗由来已久。旧时，糯米做的糍是人们庆贺良辰美景、婚嫁诞辰常用礼品。在亲来戚往的日子里，也常常磨谷、舂米、蒸饭制糍，同欢共庆。走亲戚时，有互赠糍粑的风俗，习惯将走亲

戚回馈的东西称作“回糍”。于是，福安口语中有很多关于糍粑的谚语，如“大糯做的糍粑，心软得很。”“大碗托糍粑，十拿九稳。”“糍粑越打越黏，生活越来越甜”等等。

糍粑在我国南方是寻常百姓过年必备食品，一般过了腊月二十七，福安家家就忙着把淘好的糯米装入木盆里浸泡，次日再将糯米一瓢一瓢地倒入大木甑里蒸。蒸熟了倒进石臼，几个壮汉分持木棍和丁字形木槌，唱起“二十八，打糍粑，打得好，大呷呷”的民谣，使打糍粑充满神秘的仪式感。福安乡间还有一种比较精致黄金糍，它的做法与糯米糍相似，不同的是原料粳米和糯米各半，以老南瓜的汤汁浸泡半天以上，然后蒸成貌似“凝脂”的金黄色糍团，再用印花模具把它印成一块块“福”字或者荷花、梅花、仙鹤、桃子、元宝等图案，色、香、味、形一应俱全。节庆时，在五子盘中摆上这样的“黄金糍”，预示团团圆圆，幸福年年。

福山福水幸福年，选择向往的吉利方向出行。兜兜转转，回归“食(糍)来运转”。糍粑香里年味甜。其实，人间烟火的本质，不在于年年(黏黏)捏糍粑，而在于那象征丰收、团圆、吉祥。